

王大头的刀

王家村有个杀猪的男人叫王大头。王大头有自己的名字，但乡亲们都只叫他王大头。王大头有一个老婆三个儿子。这三个儿子都有点傻，主要是智商都有点问题。大家都说这是遗传。王大头有点不服气，说儿子傻是因为都叨过他老婆的奶，他老婆的奶一定有毒。王大头老婆姓郝，虽然生过了堆娃，但样子还像个大姑娘，所以大家叫她好美丽。好美丽有点不服气，说哪是奶有问题，明明是王大头的精子有问题。这个问题有点纠缠不清。所以两人是经常吵架，有时是打架，所以大家都觉得姓王的一家都是**。

每天下午，王大头就会不知从什么地方运来一些猪，然后将这些畜牲关押在危墙下的猪圈里，好美丽就负责给这些猪注水。所以临近薄暮的时候，村里总是能听到猪的凄厉的哇哇惨叫。大家都习以为常，还觉得王家有点缺良心，要遭报应。王大头说，这简直是在扯淡。

王家的院子里总是堆满猪屎。好美丽总是穿着双雨靴，大踏步地游走在这个造粪场里。猪圈旁边有个一人多高的小棚，棚里有两根大铁柱，铁柱上缠有自行车内胎，王大头就用这些内胎分别捆好猪的前后双脚，然后好美丽就负责用大容量的注射器给猪打水。猪因为注水太多，所以连站立都成了问题，所以都是瘫睡在猪圈里，嘴巴角流着血红的口水，所以猪圈里又是臭哄哄的粪又是到处流的口水还有满地的血，院子里飞满了苍蝇还有蚊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臭虫。好美丽总是不愿和王大头做爱，因为做完爱后全身就会被蚊子叮的又痛又肿。所以王大头就经常把好美丽像捆猪一样捆起来干，所以好美丽像猪一样叫唤着的时候总还不忘咒上句：“你这个挨千刀的，看我哪天不杀了你，杀猪一样杀了你！”然后睡在一旁的三个傻儿子就齐整整地说：“老爹，你在给娘注水啊！”然后王大头就勃然而起，连鸡巴都滑了出来，大骂道：“鸡巴的！看我哪天不宰了你们这些崽子！宰猪一样宰了你们这些崽子！”

王大头有天进城，好不倒霉地被一辆小奥迪撞了个扁朝天。王大头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满怀希望地静静等着有人来赔他钱。结果小奥迪调了调头，就开走了。王大头一个大跳起来，手舞足蹈地指着已绝尘而去的轿车破口大骂。骂完刚要走，有人过来截住他，告诉他那车是县委书记的。王大头就裂嘴骂道：“操他妈的县委书记！县委书记我操你大妈妈的！县委书记我哪天宰了你，宰猪一样宰了你！”骂完王大头就搭车回家去了。

王大头回到家的时候是中午。中午的太阳大的很，晒的猪圈里的气味到处跑，王大头坐在炕上抽烟，边抽边骂道：“怎么这么臭！怎么这他妈的臭！臭的他妈的快要死人了！”骂完他就继续抽烟，边抽烟的时候就边想着：我他妈的到底是人还是猪，是人怎么住在这鸡巴地方，是猪我又怎么老抽烟，是人的话我又怎么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人还是猪。所以王大头最后觉得自己其实不是人也不是猪，只是个**。王大头继续想道，我怎么会是**呢？我不是**我又是什么呢？难道我不是个东西？哪我又是个什么呢？最后王大头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垃圾，和猪粪一样臭的垃圾，还觉得自己是台造粪机。之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造粪机，是因为当时在拉屎，在拉臭屎。

王大头拉完屎，还没提裤头，就听到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叫唤自己。一声一个爹的。王大头心里一急，就用手攥着裤头从厕所里冲了出来，一见是老大，就破口骂了起来：“你妈的小王八羔子，你不上学，回来干啥子？老子杀了你！”老大被劈头盖脸的骂完了，就直愣愣地站着半天放不出屁来，样子像个**。“你鸡巴地回来干啥子？”老大说是回来要钱。这把王大头急了一个大跳，王大头大跳起来，“你敢回来问我要钱！看我不杀了你！”老大说你不给我钱，老师就要杀了我。王大头听的一个火急，怒目张口，他妈的谁敢杀我儿子，我就把他杀猪一样杀了！老大说你杀了老师，你也会被人民警察干掉的。王大头想是啊是啊，怎么我没想到呢，看来我儿子真聪明，看来读书真是他妈的有用。所以王大头觉得自己实在是个**，只有**才要去杀人。老大问王大头要一块钱，说是学校搞募捐，规定每个学生至少要捐一块钱。王大头说，这简直就是他妈的毫无道理，捐款还有规定捐多少的，这是不讲道理，不讲道理的就是一毛钱也不给。老大说，要是不给的话，老师会把他给干掉的。王大头说，园丁怎么会糟蹋祖国的花朵呢？所以说是你想骗老子的钱，你要是想骗老子的钱，老子就把你给干掉。老大摇头说不是的。王大头说一定是的。老大说才一块钱，就捐了吧！王大头说捐钱的就是**，**才捐钱。说完王大头就要撵儿子回学校去，儿子说什么都不肯走。“你不去学校，老子就干掉

你！”老大骂自己的老爸没爱心，县委书记的儿子病了要钱看病多少都要捐点的，而且大家都捐了，自己不捐会没面子。王大头一听这句话，就劈了老大一个耳光，然后拽起儿子的衣服把他往房里拖，边拖边骂：“县你妈个县委书记！你凭个啥！你凭个啥！县委书记你妈的小车撞了我，我还没得讨你赔俺，你现在倒来要俺的钱！钱你妈的县委书记！”骂完就把老大像捆猪一样捆了起来，拿起把猪刀就往儿子身上捅，边捅边骂：“县你妈个县委书记，你他妈的敢撞我还敢来问老子要钱，老子今天就捅死你，捅啊捅啊捅死你，把你当猪一样宰了！”老大像个猪一样哇哇叫起来，不一下就像死猪一样不叫了。王大头手中握着猪刀，振臂高呼：“他妈的，县你妈的县委书记，老子终于捅死你了！”喊完王大头又忽地想起来刚才说过的，只有**才要去杀人啊！难道我是**？后来他还觉得自己是个神经病。他神情木然情绪低落地坐在炕上抽烟，嘴里一个劲儿地嘀咕着，我怎么捅错了，我要捅县委书记的啊！我要捅县委书记的啊！我怎么捅着自己的儿子了。所以王大头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垃圾。

下午的时候，老二和老三都放学背着书包回来了。进到屋里的时候，看到王大头倒头靠在炕上，屋里到处都流淌着血，于是就问，老爹啊，怎么在房里杀猪啊！王大头声音含糊地说，杀错了，杀错了，我要杀的是县委书记的，结果杀错了。于是老二和老三就问，为什么要杀县委书记啊。王大头回答道，因为县委书记是个**啊！是**的都要杀掉。“那你不是**么？”“我是垃圾，不是**！”“**和垃圾有什么区别么？”“其实没区别的！”“那这就是说县委书记是个垃圾了！”“对的，他是个垃圾！所以我要干掉他！”“你杀错人了，所以说你是个**啊！”“我不是个**，我是个神经病。”“神经病和垃圾有什么区别么？”“神经病就是**，**的人都是神经病，但神经病的人却不一定是**，还有可能是垃圾。”老二和老三都觉得王大头真像个哲学家，“老爸，你可真像个哲学家！”“不，我是个垃圾！难道哲学家都是垃圾？不，哲学家都是神经病，我是个**，**都是神经病啊，所以我真他妈的是个哲学家！”王大头问儿子，我伟大不伟大。老二和老三说，你真他妈的伟大！王大头又问，伟人会不会犯错误呢？他的两个儿子接着说，伟人与真理同在永存。王大头觉得这简直是在扯淡，就大骂俩儿子。这两个**被骂完了就说，既然你犯错误了，那就不是伟人了，你只能是**，还补充说，要是伟人犯了错误，那他就只能是**了。王大头说自己其实并不想当什么伟人，最想当的其实是县委书记，当了县委书记就可以想干谁干谁了，想干谁就干谁真他妈的爽。老二和老三在一旁说，做了县委书记的儿子真是好，县委书记的儿子真幸福，病了都能让人捐钱来治。说完，这两个**就跑上前去问王大头要一块钱，王大头把烟斗一摔，厉声问道：“他妈的，到底是什么病，要你们捐钱！”老二和老三被这么一提问，就开始争了起来，老二说是癌，老三说是艾滋，争的没个结果。王大头就扇了儿子一人一巴掌，骂他妈的什么病都不知道，你们捐钱做啥子？你们两个真他妈的是**。老二和老三说是啊是啊，到底是癌还是艾滋呢，王大头说，**！不是艾滋是什么，难道是吃了俺家猪肉！老二和老三说是是啊，难怪老爸都不让我们吃猪肉。这俩傻比又说，不捐钱的话，老师会把我们干掉的。“妈的你们两个**，老师要是干你们，那他就是你们的敌人，对待敌人要像杀猪一样一刀宰下去，捅死他！”说完，王大头就用一只手按住老二的肩膀，一只手拿着杀猪刀，一刀捅到老二的肚子里，“呐，看到没，就这样捅进去，把敌人干掉！”

王大头捅完老二，好美丽就回来了。一身的臭猪屎味。老三躲到了好美丽的身后，全身打着哆嗦，样子就像个**。好美丽一面用身子挡着儿子，一面指着王大头破口大骂，骂完了就开始朝王大头砸东西。“他妈的，老娘砸死你！砸死你这个**！”好美丽抓起板凳一张一张地朝王大头砸过去，差点砸死了这个垃圾。王大头在炕上跳来跳去的，有点像只青蛙，还有点像只猴子，更有点像个**。“别他妈砸了，东西都砸坏了，你这个**！”“就他妈要砸，砸死你这个**！”“就你他妈的会砸东西，我他妈的不会砸啊，你这个**，你这个**敢砸我！看我不砸死你这个**！”房里就像在打仗，板凳砸坏了热水瓶，茶杯和镜子都碎了一地，电风扇被砸的变了形地倒在炕上。“妈的，我们真他妈的穷，砸几下，就没东西来砸了！”“是啊，真他妈穷，要是我哪天做上了县委书记，非拿一捆捆的钱砸死你这个**不可！”说完这话，王大头就觉得额头一阵子的辣痛，用手一摸，血流满了手背。好美丽扔过来的茶杯盖不偏不倚地击中了王大头的脑门。

“妈的，老子捅死你，捅猪一样把你捅了！”说完，王大头就挥舞着猪刀，朝他老婆杀过来，又咆哮又怒吼，好美丽一个转身跑出了屋子。好美丽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，就被吓着了。有一大帮穿制服的家伙出现在她家的院子里，老三跑过来告诉她，这些叔叔是来检查卫生的。

王大头听到这么一说，就扔下了刀，直接冲到了那帮穿制服的家伙面前。“同志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！”一个瘦的像高粱秆一样的家伙哈哈大笑起来，接着将叼着的半截烟拿了下来，往王大头的嘴里一塞，笑着说道：“妈的，你家的猪肉吃死人了，知道吗！你这个**！”